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六十九回 伍定謀遺書約戰 一枝梅奉調進兵

話說荊州府退朝出來，回至衙門，即刻將城內守城營官、兵卒傳齊，升坐大堂，立將錢龍、趙虎二名刺客提出監來，當堂捆縛，押往法場凌遲處死。復將首級帶回，懸竿示眾。當下孫理文又去覆命。武宗知錢龍、趙虎業已如法凌遲處死，也就傳出旨來，令各營拔隊，星夜馳往南昌，自己亦于即日起蹕。這道旨意一下，當時各營那敢怠慢，也就即刻拔隊起程。隨駕各大臣自然護衛聖駕起蹕，風馳電掣，直望南昌進發，暫且慢表。再說宸濠兵屯樵舍，既立水師聯為方陣，準備與王守仁抵敵。這日王守仁便聚眾將議道：“現在逆賊結舟為陣，雖經伍定謀前來獻計，但是伍定謀已去了數日，不見回信，本帥心甚盼望。又不知他的渡船何日可到。諸位將軍有何妙策可以攻破逆賊的水寨，盡管說出，大家計議。能早一日將逆賊捉住，即使聖駕到來，亦可就近獻俘，免得再勞聖駕親征了。”諸將皆面面相覷，毫無破敵之策。只見徐鳴皋說道：“元帥勿憂，末將料伍知府既來獻策，他定有奇謀。渡船未即來到者，或尚有應用各物未備，不便先使渡船過來。恐稍有未備，臨時反多掣肘，是以斟酌盡善，必使萬無一失。此亦臨事而懼、好謀而成之道也。元帥請待三日，若三日後仍無消息，末將願潛赴南帳一行，促其速成，以便早日進攻。”王元帥聽罷道：“某亦有此意，且俟三日後再作計議便了。”眾將退出，一日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又各去大帳議事。正議論間，忽見卜大武走進來。大家一見，驚問道：“卜將軍何以獨自回來，有什麼要事？”卜大武道：“只因奉了伍大人之命，押渡船過江，現在各渡船已陸續到齊，分布支河汊港，聽候調遣。”大家一聽，喜不自禁。卜大武又問道：“元帥現在那裏？”徐慶道：“元帥就要升帳了。”卜大武道：“我還有要話與元帥說。”徐鳴皋道：“將軍有什麼要話麼？”卜大武道：“伍大人臨行時曾屢言淳屬：請元帥不必著急，他在那裏日夜思慮，想那一戰勝齊的妙策，且暮必有書來，務請元帥見書後再行出隊。若其不勝，伍大人說願以軍法從事。”徐鳴皋道：“伍大人謀定後戰，深得古人用兵之法。他既有此說，必定有絕好的奇謀。且俟元帥升帳，某等當附和其說，以堅元帥之志便了。”

少刻，元帥升帳，眾將參見畢，卜大武便上前說道：“伍大人再三上覆元帥，現在預備火攻之船業已齊備，其余渡船亦著令末將陸續押渡過來，現在分布支河汊港，一來使逆賊毫不防備，二來等各事齊全，即請元帥撥兵渡。且暮伍大人尚有書來，並屬令將情致意元帥：一經書到，務請元帥遣調。若其不勝，伍大人說願甘軍法從事。”王元帥聽罷，道：“本帥亦深知伍定謀謀略勝人，他此次謀定後戰，諒非貪食。本帥當等他的書信照辦便了。”

正說之間，外面小軍進來報道：“稟元帥，現在帳外有個漁人，從對岸來的，說是奉伍大人之命，特地呈書到此，並有要話面說。”王守仁道：“將他帶進。”小軍答道，即刻退至帳外，將那個漁人帶進來。那漁人走到王元帥帳前，跪下稟道：“小人特奉伍大人之命，前來下書，務請元帥照書差遣，不可有誤。”王元帥道：“書在那裏？可呈遞上來。”那漁人即從貼肉將書取出，呈遞上去。王元帥接在手中，拆開來細細看道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知吉安府事伍定謀頓首謹上書于介生大元戎麾下：前者面呈一切，某回營後日夜趕辦，刻已齊備。渡江各舟，已派遣卜將軍陸續押解飛渡，近日想已渡岸。所有大略，已請卜將軍先行具告，大元戎當已有所聞。邇者探得逆賊劫取九江之糧，悉屯于西山之北。

某現定于二十六夜親帥舟師，先攻其屯糧之所；然後即以得勝之兵攻水寨。一面再撥一枝梅所部各軍，截其陸營，使賊兼顧不暇。這兩路皆用火攻。元帥請于先一日率師渡江，攻破水寨，萬不可勝，略戰即回，所以驕賊之心，使賊解弛，即乘其驕以破之也。二十七日黎明，潛渡上游，乘舟縱火。元帥亦即于黎明飛渡過湖，分兵一半，以助一枝梅攻賊旱寨；一半由下游上駛，以便夾擊。逆賊雖悍，不患其不為我擒也。幸元帥明察勿疑。

若其不勝，願以首領上獻。某再三籌畫，謹馳書以聞。如蒙賜教，乞付去手為盼。定謀再頓。

王元帥將書看畢，大喜道：“伍太守之謀，誠可謂盡善盡美。”于是便將書中各節，一一告知眾將，諸將亦喜。又重賞來人，並望來人說道：“今本帥有回書一封，付爾謹慎帶去，多多上覆伍大人，就說本帥屆期照辦便了。”來人謝了賞，站在一旁，候王元帥作書回覆。不一刻，元帥作書已畢，交付來人藏好，隨即告辭而去，連夜偷渡過湖。

到了南帶，將書呈上。伍定謀看道：

來字諭悉。老謀深算，佩服，佩服。某聞命矣，屆期當遵照調度，以副雅屬。時因去便，不盡所言。介生上覆。

伍定謀看書已畢，立刻備了咨文，飛傷心腹馳往安慶，調取一枝梅，急急潛師，倍道趨趕，務限九月廿六黎明縱火，進攻樵舍逆賊旱寨。此正九月十九日。

不一日，一枝梅接到來文，當即會同周湘帆、李武、羅季芳商議道：“今接伍定謀來文，約某等即日拔隊，潛師倍道趨趕，道出南帳，務于廿六黎明進攻樵舍，縱火焚燒賊寨。某意若大隊一齊前往，恐為敵人知覺。不若分兵四路，均間道而行，繞出樵舍之後，約齊廿六黎明四面縱火，焚燒賊寨，較有把握，且可避沿途耳目。”周湘帆道：“在小弟之意，以三路取旱道趨趕而進，以一路由湖口直達鄱陽湖登岸，似更神速。”一枝梅道：“賢弟之言雖善，但取道鄱陽非船不行，且為誰人管帶？”周湘帆道：“小弟願領此任。”一枝梅道：“萬一被逆賊窺破，將如之何？”周湘帆道：“就便取道鄱陽，也非明進。可用漁舟將兵載入，日間不行，夜間偷發，逆賊又何由得知？”一枝梅道：“如此辦法亦好。”當下即暗派心腹，在沿江一帶將漁舟僱定多只，即日分別四路，直向樵舍進發。又將此等章程，密差心腹先行馳往南帶伍定謀營中呈報。

這日伍定謀接到這個信息，好生歡喜，便命王能、徐壽二人，每人分帶舟師二十艘，分兩路進攻西山，一由東路進兵，一由西路進兵。一至西山，即舍舟登陸，各帶火種，務限二十五夜三更登岸。但聽炮聲響處，即便縱火延燒。若使賊兵向北路而逃，不必追趕，可急急回軍，登舟望上游潛渡，繞出逆賊水師之後，出其不意，一齊將大船燒著，撞入賊寨方陣之中，那時自有兵接應。此二日尚不出兵，可先將船放出鄱陽湖迤南，權為習練，不必鳴鼓，以防逆賊知覺。此時王能、徐壽心中十分喜悅，他因為沙場大戰習慣自然，毫不足怪，卻未身經水戰；現在屬令他水戰，他覺得有趣非常，登時答應而去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